

程凤林

## 老宅院的枣树

陪伴我度过春夏秋冬,一年四季,我和枣树一起快乐成长。

我们家枣树结出的枣子不大,但很甜,父亲说这是棵金丝小枣树,结出的枣子味美香甜可作馈赠佳品,还是中药可以治病。高中毕业后,我在二伯父家中药店卖过几天中药,发现大枣是二伯父加工药丸“花金丹”的主要原料,花金丹主治贫血,是独家秘方。还了解到,大枣是中药药引,不少处方末尾处常追加一句叫生姜三片、大枣两枚,这就是中医师开药方里常说的药引。

到北京旅游,在参观内城四合院时我稍微留心一下,发现很多院子里都种植枣树,而且都是名贵的枣树。试想,当年这里居住的都不是普通百姓,非富即贵,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知识、文化、风水都很有讲究,礼仪规矩也比普通百姓高得多,他们院子里都选择种枣树,说明种植枣树是益处多多。现在,民间还有枣树有早生贵子、生意红红火火的说法。

我们家老宅多年前已被征用,建成了代代红幼儿园,那棵令我难忘的枣树还在吗?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一看。



艾雪

## 老王的新发现

小区里卖饼的好几家。老王人不咋样,挑剔着呢。他买饼不买别人的,就光顾三号楼一单元车库这家。做饼的女人跟他年纪一般大。老王哄孙子常走她门前过,唠唠嗑,说说话,一来二去也就混熟了,知道她家负担大,六个女儿,一个儿子,还没有一个成家的,老公呢,一直在外地打工。老王跟她一样,也是地道的农村人。他进城一开始并不适应城里人的生活节奏,跟在老家一样,自己和面,自己发面,自己烙饼或蒸馒头。老王有了新发现后,天天买她做的饼。老王买了她家整整一年饼,顺带还喝她打的豆浆。直到她年底不慎摔倒造成骨折,不能做,闭店了,才罢。老王住二号楼,与她家隔道相望。老王站在自家阳台上可以望到她到厨房里忙碌的身影。老王有她的电话,也加了她微信。老王常常关心她的健康状况,问长问短,问寒问暖,也关心着她几个孩子的未来。

老王吃不着她做的饼后,另选了一家店铺。老王买饼有讲究,不随便买。他路熟,径直去了马路对面的“凤凰城”小区里买。这家店铺里的女人不打扮,极普通的村妇形象,不像一路几家同行的女人嘴上涂着口红,连指甲也涂得亮亮的,晃眼。她自己平常也就罢了,做帮手的儿子还有点儿傻乎乎。傻,是别人眼中的看法。老王眼里的他,不是傻,决不是,他就是不怎么爱说话,木讷,属于不活络的那种孩子。老王常常带孙子去这家门市,现买现吃。趁热吃,口感更好。老王孙子岁把时饭量就大,一元钱一个的咸锅贴卷子,除了锅巴硬小家伙啃不动外,那松松软软的皮和瓢子全被他米西干净了。老王爷孙俩一去,忙碌中的女人或儿子就会递出一个小凳子。孙子坐车里,爷爷坐车子旁边,老王一点一点地揪着,一小块一小块往孙子嘴巴里送。吃得欢时,爷孙俩哼着不知名的曲调,手舞足蹈的。做生意,做买卖,有了人气,有了氛围,你的生意买卖想不顺都难。这店里店外的,天

淤泥里打个滚,以便散去身上热气。那时,我都是早上四点多起来,把牛儿牵到堤岸,让它自由地吃草。而我则在旁边割些青草,等它吃饱时让它驮回家,晒干。冬天一到,这晒干的青草就是牛儿的美味佳肴。当然,只有在用力干活时才能吃到青草,平时只能吃些稻草或麦秆。

后来,改革开放了,经济好转了,家里也买了农用机械。放牛就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。现在,农村的孩子也鲜有放牛的经历。这些往事在我的记忆里,却恍如昨日,历历犹新。

我的房间正对着西山太阳,一到傍晚,就酷热难耐,虽然吹着电扇,依旧是汗流浹背。半夜中热得醒来,看到窗外泻下如水的月光。在迷人的月色中,踮脚的树叶挣脱大树的束缚,悄悄地和情人约会,投入大地的怀抱。有时,也会在暗夜里,想像天和地的亲吻。“临堤绿柳啾黄鹂,傍岸桃翻粉蝶”,这是我对农家小院的记忆。住在高楼林立的城市,冰凉的钢筋混凝土时常让我想起小院的温馨,那红砖青瓦的院落是我成长的摇篮,是我永远缱绻的记忆。



不经意间就被一扫而空。这样,父亲嘴里没说,心里却很气愤。终于有一天,他突发奇想地把大枣树给毁了,生怕祖父母责怪其行为不妥,回到乡下后,硬说孩子多,欲用这棵枣树加工成饭桌。可是,计划没有变化快,正在乡间作如意算盘时,没想到,居委会欲将我们家北面空地划给外来户建房,二伯父听到消息,就连夜找人建起了两间临时房屋,当时着急,竟把我父亲砍的这棵大枣树作为梁柱给用了。因是亲兄弟,父亲知道后,只好是哑巴吃黄连,有苦无处说。之后,就再也没有提起饭桌的事了,现在回想起来,感到很好笑,这棵大枣树只有留在我们童年的美好记忆里了。

另一棵枣树位于那棵枣树北七八米处,我对它的感情最深。枣树长得挺拔高耸,树皮灰黑色,带着条纹。我们小时候虽然喜欢爬树,可是这棵枣树却很少爬,因为枣树枝干上长着很多三角形的尖刺,稍微不慎,就会皮破流血,所以,偶尔上树都要格外小心。记得,我读初中时,是沭阳中学田径队队员,为了锻炼起跑,提高起步爆发力,我就将绳子一头扣在枣树上,另一头系在腰上,然后,身体前倾原地发力向前蹬跑;我还找来一根竹竿,下面埋于地里,竹竿顶端用铅丝绑在枣树枝丫上,每天早晚双手交换用力像猴子爬杆一样上下滑动,有时,还双脚倒挂挂住下滑,动作麻利潇洒,站在旁边观看的父亲投来满意目光,我很是得意。通过锻炼,增加了我的臂力,提高了我身体柔软性灵活性,枣树



祝福祖国  
粤梅 摄

乔加林

## 儿时中秋

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我,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脑海里经常会涌现出很多儿时的记忆。记忆里,中秋节是一年中除春节外的第二个大节,然而,中秋对我来说,记忆里除了儿时的欢乐,其中还夹杂着对逝去岁月的淡淡的伤感和怀念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国家处于经济困难,物质匮乏的时期,偏僻的小乡村更加贫困。因为家里很穷,中秋节常常连月饼都买不起,我和姐姐们常常对着月亮作些无尽的遐想,想着想着,玩耍了一天的我就会靠在姐姐的身旁甜甜地睡去。不知何时,我从睡梦中被母亲摇醒,原来生产队给每户发了一块大糖饼,上完夜工的母亲带了回来。看着又大又圆的糖饼,我顿时睡意全无……

乡下的中秋已是深秋,夜空越来越高,皓月当空,明净如洗,晚稻谷透着清香味儿,稻田边阵阵蝉鸣声……中秋节到来的时候,乡村田地里的庄稼也快到收获的时候了,青黄不接的担心也即将过去。

儿时的中秋是穷苦的,穷苦的中秋也最令我难忘。在我刚记事的一个中秋晚上,已会背几首唐诗的姐姐念着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句子,那时虽还不甚明了其中的意思,但对着明月,我幼小的心灵里也能感觉到有一些情愫。那晚上的晚上,父母多半都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出夜工,就连中秋节也不例外。

随着土地承包到户,乡村的生活逐渐提高。在节日到来之前,父母亲都会步行去集镇上买几块月饼回来,待到中秋节晚上,母亲总是把平时吃饭的小桌子早早地搬到院子里。小桌上摆着石榴、月饼,还有一大盘煮好了的山芋和盛有一大瓷盆新收的玉米做的稀饭,从瓷盆里飘起了清香……等月亮刚刚爬上的时候,母亲也就忙完了。

儿时的中秋,天黑的好像特别慢,又好像每一个中秋天气都特别晴朗。一家人围坐在小桌子边上,一边吃着月饼喝着稀饭一边欣赏高挂在天空的月亮,感觉月亮又圆又亮,照的院子明晃晃的。那时的月饼多年就一个品种,酥皮青红丝冰糖馅,但是直到现在,那种月饼香还时时会从我的记忆深处飘出来,总是好怀念儿时的那种节日气氛,总觉得儿时的酥皮青红丝冰糖馅月饼才是真香甜啊。

小时候的节日梦想就是能吃点好东西,伴随着对“好吃”的期待,是一种永远抹不去的美好记忆。物质短缺的时代,现在看起来是那么可怜,但母亲会给我们讲月亮住着嫦娥、玉兔、吴刚的故事,也会让我们望着那圆月寻找这些人。躺在院子里的凉床上,望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,手里拿着月饼躺在母亲身旁,不知不觉进入梦乡……现在各种花样、各种价格的月饼都有了,可再也找不到那种儿时的感觉了。

月圆月缺,又是一年中秋到,想起儿时,许多往事就像放录像一样在脑海浮现,内心禁不住涌起阵阵感慨。一样的中秋,一样的明月,只是“年年花相似,岁岁景不同”,亲人们老了,中秋的味道也变了,日子如水般无声的滑落,岁月带走了太多的东西,让人怀念。

儿时乡村那一轮明月、照亮整个乡村和农家小院,始终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孙兆同

## 井冈山培训感怀

吾生亦有幸,苏区锤炼强党性。千里谒圣地,壮怀激烈增豪气。信念坚不移,感悟精神永铭记。英烈有知,山川有意。星火世传,奋斗不已。

犹记峥嵘年代里,旌旗红、导工农,潮流涌、万木春。雷打石不动,铁纪严律助成功。枪炮声俱隆,军民戮力铸国魂。壮哉,井冈!山野无限风光。秀在龙潭,险在黄洋。看今日,盛世迎朝阳。万众携手奔小康。西江月,月洒江西,流岁月。念奴娇,江山壮丽,更多娇。水调歌头,响彻遍,罗霄山头。纵词牌繁多,抒不尽,胸中意!惟不忘初心,共筑梦,向前进!

我的老家在十字最偏远的的一个村庄——学宜村。在我们邻近的几个村落,流传着“好女不嫁学宜男”的说法。学宜村傍临淮沭河大堤,堤岸呈东南往西北走向。我们的农田大都在河堤的西面或者说是南面(我们村称之为河南,而毗邻的村庄亦称之为河西)。我们下田干活,就要翻越这座大堤,要在平时每天往返一次,倒也不难,遇上收割的季节,要想往返两次,就得早上四点多起床,晚上十点多回来。

我家的院子就座落在堤下不远的地方。起初,我一直是和父母住在北面的堂屋。直到上了师范,我连续写了三封长信给母亲,才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。东屋最南边的那间,原来是摆放农具物什的,后来略作收拾,便成为了我栖居养息之处。小屋的南边有间小窗,窗下有张简陋的写字台。这张桌子原本是大姐的嫁妆,后来嫌弃制作粗糙,最终没有运走。每次回家的时候,我就坐在这桌子前读书。这是一个几近与喧嚣隔绝的小屋,很少有外人来打扰。就是我们最爱做的事情莫过于捉知了和下河游泳了。用一根细柳条弯成圆形,套上一个塑料袋,绑在长长的芦柴上,一个简易实用的

捕蝉器就做成了。我们那时是很少有作业的,更没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兴趣班。上午基本上都是捕蝉,快到中午的时候,就去河里游泳。因为父母对我管束较多,所以我是很迟才学会狗刨,技术也是相对差一些。有一次过河,到中间时觉得累了,躺在河面上漂了好远,才游到岸边。

在大堤的西南边,还有一条大河,我们称之为二道河。两条大河之间是万顷良田,良田中间有着纵横交错的田间小道,小道的两边长满了种类繁多的杂草。清晨,晶莹的露珠似钻石那么闪亮,在草叶上欢腾跳跃;草儿也在露水的滋润下显得格外精神。我和小伙伴们便会牵着牛儿到这里吃草。放牛的时间一般为早上,而且要很早,天不亮就要起来。太阳一露脸,牛儿就要干活了。中午太热,牛儿还要到水里游一游,到

徐利广

## 临堤小院

码的文学基础。

读书累了,便会望着窗外。窗下有一株白杨,秋天一到,泛黄的叶子就会慢慢地飘落下来,融入大地母亲的怀抱。南面一点,是大片的田野。随着季节的不同,田野里生长着玉米、麦子、大豆、水稻等农作物。再远的地方就是淮沭河大堤了,堤下是葳蕤的树木。那些郁郁葱葱的丛林里,曾留下我少年时代多少欢快的身影啊!春天,堤上的槐花一片白茫茫。那是我们放学后必须采摘的零食,捋下一把,放进嘴里,香甜的味道沁入肺腑,让人难忘。有一次外出旅游,看到久违的槐花,摘下一朵放进嘴里。同行的友人竟莫名惊诧,“这个也能吃么?”夏天,我们最爱做的事情莫过于捉知了和下河游泳了。用一根细柳条弯成圆形,套上一个塑料袋,绑在长长的芦柴上,一个简易实用的